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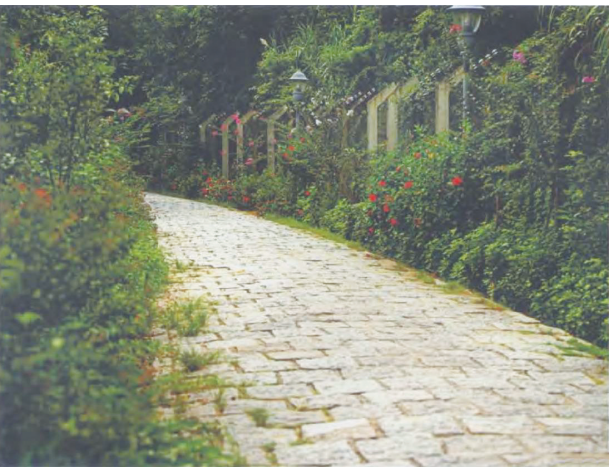
深圳二线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于深圳经济特区边界上的重要边防设施，作为区分深圳关内和关外的特区管理线，延续保留至今，具有重要的历史遗产价值。从1982年设立至2018年正式撤销，二线在近四十年间见证了深圳从一座边陲渔村到现代化国际都市的转型。如今，二线已不再具备边界管理功能，却依然以其独特的物质遗存和制度记忆，对深圳乃至全国产生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当前全球线性遗产保护呈现“从单一保护到价值共生”的转向，深圳二线的保护也需以“完全价值观”重构其多维度共生体系。

二线，始建于1982年，于1986年正式投入使用，全长84.6公里，由铁丝网、巡逻道、16个检查站、29个耕作口及163个岗亭构成，最初承担着边防检查和人口管控功能。2005年后，进入深圳特区不再查阅边防证；2010年特区范围扩至全市，二线的行政职能逐渐消失，部分设施荒废；2015年深圳启动二线关口交通改善和环境提升工程，设立在“二线”上的车检通道等设施开始陆续拆除；2018年国务院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二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二线大部分关口和铁丝网被拆除，同乐检查站、溪冲检查站等少数建筑得以保留，部分区段改造为绿道、文化节点或生态廊道，二线的物理遗存已然融入城市，并持续影响着市民的生活。

作为一种线性的历史遗产，需要以“完全价值观”的视角来理解二线的遗产价值。在时代演进中，二线的价值逐步呈现出生态、文化、教育游憩、慢行交通四重维度的价值体系。一是生态廊道价值，二线连接着羊台山、塘朗山、梧桐山、深圳水库等多个深圳市生态核心区，构建起动植物基因流动的重要通道，也因历史上长期限制开发，意外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绿色缓冲带，通山达海连城，为深圳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和联通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在文化遗产层面，二线的岗亭、巡逻道、铁丝网、关口等物质遗迹与“两地三证”等共同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创新的空间化表达，浓缩了城市边界治理、身份转变与社会记忆的历史脉络。三是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它具有重要的教育与游憩价值，适合开发为特区精神传播与爱国主义教育的体验场所，借助互动展陈、沉浸式场景等手段，使市民在体验中理解国家改革开放历程。四是二线作为城市演化中的交通轴线，长84.6千米宽3米连通东西的巡逻道，正在从历史的“屏障”转型为今日的“通道”，通过与轨道交通、绿道系统的整合，有效缝合城市空间断裂，成为连通区域、推动步行和骑行的复合型绿色慢行通道。在完全价值观的视角下，二线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面向未来的城市空间资源与文化纽带。

现状分析

当前，深圳二线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保护和活化成果，但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整体而言，二线仅在部分区域保留有物理遗存和线索，这些散落的遗存虽然依稀可辨，但因缺乏系统保护和整体认知，正面临着历史认知模糊、管理机制缺失、空间活化不足、文化传播薄弱及政策滞后等现实问题。首先，其历史价值尚未形成清晰统一的社会认知，不同群体对其“隔离”与“开放”的双重属性理解存在分歧，导致文化定位模糊，公众保护意识淡薄，也尚未整体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其次，由于涉及多个行



巡逻道梅林段现状



二线走向示意图

政区域，二线管理权责分散，缺乏专门的法定保护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技术支持，处于“多头管理、缺位保护”的困境之中。同时，其沿线慢行通道存在多处断点，其历史空间未能有效转化为具有教育、游憩或公共文化功能的活跃场域，功能割裂现象普遍，难以与当代城市生活有机融合。再者，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化地标，二线的文化内涵挖掘尚处浅层，缺乏系统的史料整理、展陈设施建设与传播手段更新，影响力不足。此外，相关政策支持滞后，未建立专门法规保障其整体保护，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缺失，导致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与利益的博弈之中处于弱势，文化遗产保护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力量薄弱。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出，亟须以系统性思维推动二线保护利用工作的整体提升。

保护利用策略

在充分认识二线的多维价值与现实困境基础上，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综合性的保护和利用。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构建遗产保护与自然修复并行的绿色生态廊道。依托二线沿线生态格局，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分级保护与建设强度管控，可借鉴梅林绿道“原生林保育-城市过渡-郊野修复”三级分区的分段保护和生态改造策略。推动历史遗存如岗楼、巡逻道等设施生态化改造，将其转化为生态监测站、鸟类栖息点等复合功能空间；同时结合城市绿道体系建设，沿线可植入多样化的本土植被，恢复和优化破损地段生态面貌，提升生物多样性，并在重要节点设置生态服务单元，引导市民低碳出行与自然休闲，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二是强调文化活化，推动线性遗产向叙事空间与公共记忆场所转化。以巡逻道为骨架构建“时空叠印”的文化节点群，完善关口、工作口、耕作口、岗亭、瞭望塔等遗产要素的标识与说明，系统展现“制度变迁—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在南头关、布吉关等节点嵌入历史场景还原系统，游客扫码即可触发虚拟历史人物（如基建工程兵、特区创业者）的闯关故事线，沉浸体验改革初期的边防治理与特区创业氛围。依托“百万移民口述史”等基础资料，打造移动式社会档案馆，通过声音地图、影像装置、NFT记忆确权等方式唤起个体记忆。引入淘金山绿道AR望远镜技术，游客扫描现状城市天际线即可叠加20世纪80年代关内外对比影像。通过空间缝合隐喻社会、制度与生态的深层联通，实现从物理边界转化为承载改革精神的公共文化媒介。

三是注重教育赋能，探索多元互动方式提升公众认知与文化认同。探索“实体场景+数字技术”协同机制，开发集教学、体验与传播于一体的文化教育产品。在巡逻道沿线布局“时间廊道+事件地标”叙事系统，并划分为不同历史主题段，通过光影、触控、角色扮演等形式讲述改革故事，增强公众参与感。在学校与社区推动本地“二线史”课程建设，鼓励开展讲座、研学与实践活动，增强青少年认同感。可设立以二线为主题的城市教育基地，配套开发互动式教学工具与文创产品，推动线性遗产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

四是完善交通体系，打造融合虚实、便捷可达的遗产慢行网络。以巡逻道为主轴贯通空间脉络，参考盐田半山绿道“山海连城”的经验，修复历史铺装、增设无障碍栈道与观景平台，通过上跨下穿等方式破解地形断裂难题，强化历史感知与交通引导。二线部分原道路系统可与现有慢行道网络衔接，同时构建“主廊道—支线网”放射状慢行系统，接驳地铁、绿道、公交枢纽，设置智能导航与文化导视标识，提升整体可达性。通过“历史打卡+沉浸叙事+数字导览”等方式，激活通道中的关键节点记忆，实现步行体验与改革史记忆的深度融合，构建可参与、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遗产共享平台。

此外，在政策方面，应尽快推动二线整体列入文保单位，出台二线专项保护规划，对全线进行系统保护与分类管理。同时，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保护过程，包括社会组织、高校、社区、居民等，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社会基础。

深圳二线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独特产物，既是制度演变的历史见证，也是城市身份的文化象征，更是生态建设与社会参与的新资源。还应继续探索二线的保护和利用的实践路径，多方协作、共同参与，真正落实二线的保护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鲜活载体。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姚安古县城俯瞰(金朝荣摄)

姚安古县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见



姚安干部群众欢度龙华会(金朝荣/摄)

金朝荣

地处滇中腹地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姚安，汉代取地名“弄栋”，为益州郡（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所辖二十四县之一，时在境内光禄镇旧城村高陀山择址筑城，至唐武德四年（621年）以汉云南郡地（今祥云一带）置姚州，仍沿用旧城址。直到唐景元年（公元710年）废弃，始南迁至地势平阔的平坝中间新辟府治城池，经历各朝代变革发展，其间元天历元年（1328年）升姚州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始谓“姚安”沿称，迄今已是一座交融聚合多元文化而与“文献名邦”迭相呼应的古老县城。当下，现代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历史悠久、人文蔚兴的姚安，如何延续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古县城更新发展与改善民生、文兴旅热共赢？本文对此试作探讨，略陈浅见。

保护利用现状

姚安古县城建筑布局严谨、层次分明，人文史脉延绵；历史人文遗产特色鲜明，文物建筑保存完好；古城街衢民居构造别致，民风民俗淳朴薪火相传。

近年来，姚安因城施策、多维发力完整延承好守护好古县城文脉史貌，征拆修缮危房，消除消防和治安等隐患，有效改善约1万人安居问题；稳妥推进县城绿地景观、县城水系改进提升，改扩建濠菱（金荷）公园、梅萼文化广场等人文遗迹景观7处；按照“一栋一策”制定方案开展精细化施工，群策群力翻新修缮德丰寺、文昌宫等11处文物建筑群，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延宕保护中得到更新、在更新中实现更好保护；改造老十字街区历史人文风情步行街道，使县城基础设施和品质得到较好提升。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主客观因素制约，古城区还存在着融资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滞后，老旧建筑老化、配套服务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多年尚未整合制定一以贯之的古县城整体保护“施工图”，各类招引开发新建、改扩建项目仍在不同程度地威胁着传统建筑风貌管控。二是一些居民对古城街区建筑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有的传统民居院落产权、使用权为私有，建筑破旧，维修难度相对较大，加上居民保护意识淡薄，甚至出现擅自拆除的现象；有些沿街建筑外立面缺乏文史特色设计，墙面色样五花八门，户外广告及匾牌字号杂乱无章。三是对古县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活态传承保护活化开发利用力度不够，还没有做足深挖发掘、阐释提炼和宣传推广的精细真功，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工作措施还不够深入有效。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思路

姚安县按照古城保护“保留格局、延续风貌、改善环境、优化功能”的原则，积极探索古县城活化保护与开发塑造的新途径，用足“绣花功夫”延承守护好历史文脉。

创新保护，方向多元，全力守护古县城历史文脉。加大投入夯实基建，有效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多渠道融资抢救还原、修复织补、更新塑造古县城历史建筑，久久为功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施“美丽县城”建设、全国“卫生县城”创建和“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完善项目，稳妥推进主街道、标志性建筑外立面升级修饰，城南主题街区、十字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北和宝城路民族风情步行街(巷)提升修整，并结合居民危改安置拆迁配套设施建设，对片区集市、污水排水、道路硬化、自来水、园林绿化、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文体休闲广场“织补式更新”，全域联动清理整治“脏乱差”及“五堆十乱”等改善环境，不断满足城镇发展需要。

加强优先规设管控，做到有规可循依法保用。在全面“体检”厘清古县城历史文化遗产数量、门类、时间、性质等

“家底”的基础上，依据姚安县发展规划和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融贯编制《姚安古县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建实施方案》，尽快研究制定保护性提升改造设计导则，并把传统建筑保用管控纳入古县城保护区规划，稳妥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工作，明细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据实“点对点”做好建筑文物保用空间范围管控，划出足够的缓冲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指导好新建筑的风格、规模、高度、体量、色彩等空间要素与城市风貌相协调，倡导就地加固翻建，绝对高度控制在6.5米以内，切实做到应保尽保，有规可循，依法保用。

创新保护提升效能，挖掘阐释遗产价值。古县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修复利用需要宣传文旅（文物）、发改、财政、住建、市管等多部门通力合作，健全古县城文物遗产保护传承协同机制，全面压实古建遗存管理部门、属地政府、业务部门、文物所有者“四方”联动责任，构建县、乡（镇）、村（社区）落实到个人的全天候文物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应保尽保”“应查尽查”层层问责制，合力开展“保护性开发、改良性活化”把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历史印迹、风物故事深入挖掘、提炼、阐释、宣讲出来，提升认知度、影响力。

活态传承，活化保用，让有价值历史建筑“存活”当代。对古县城已有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以及农业遗产、灌溉遗产、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要素整合、研判、甄选和盘活，用足最小干预、原真修复的“绣花功夫”推进“亮”街“活”城精品工程，更好让古县城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下来，活化利用起来。

擦亮底色，丰富业态，赋能发展激活历史文化体验游。姚安古县城有着一方水土千年韵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应下好因势利导擦底色，赋能重构植业态、产城融塑活文旅三步先手棋。

因城施策，擦亮底色。随着姚安县城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总体要围绕各级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美丽县城”建设和“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千年古城、最美花坝·旅居姚安”的目标，集中力量推进古县城守护扮靓与功能品质升级行动，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容市貌管理整治，统筹推进综合交通等公共基础和产业配套设施提级扩能，鼓励发展新型精品特色项目，加快推进县城棚户区改造及周边基础设施完善、东街运动公园、迎晖路、县第二幼儿园道路、城区排水防涝等工程建设，优化完善城镇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改造提升宝城路行道树、路灯、绿化苗木等景观，持续改善交通、市场等环境，着力开展整治“五堆十乱”、清除建筑垃圾、增绿添美，不断擦亮底色。

创新模式，以文塑城。在多元文旅热潮下，探索采用姚安古县城“保点（文物古迹、有较高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连线（水系、老旧街区、历史人文景观）、融片（红色文化、廉洁文化、农耕文化带和传统民居建筑群）、擦面（保护区文脉史貌及公共空间）”模式，构建“一街一主题一特色一景致”。古县城历史建筑除了与现代城市建设相衔接以外，还要深入发掘乡愁记忆场景和文化意象，融入历史文化元素，以赋能发展贴近公众生活。

丰富业态，文旅活城。围绕姚安文旅高质量发展大局，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重构植入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新业态多业态，置换丰富文旅产品全链条供给，“引凤筑巢”打造独具吸引力的“古建筑会客厅”“古城区休闲逛”“古县城旅居游”新名片、新热点。如，聚合以县博物馆、文化馆为主的历史文化遗产主题游径（半日文史探观游）；开发古城区老十字街，向东西南北延伸引入城乡老字号及彝族服饰刺绣的人文街巷、传统工坊、建筑小品、特色美食、传统节会、民俗风情、文体健身等，打造古城一日游片区；构建以南永高速路（姚安牌坊至姚小花）沿线农文旅深度融合产业项目、姚安滇中花卉产业产业园区等农文旅休闲观光带（城坝花香有戏游）；聚集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情民宿、非遗工坊（技艺品）、民族歌舞、传统仪式等文创产品，讲好历史文化名城故事。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